

世界社會科學名著精要

Sir J. A. Hammerton 編

柯 柏 年 譯



南 強 書 局 版

1 9 3 6

世界社會科學名著精要

Sir J. A. Hammerton 編

柯 柏 年 譯



上 海

南 强 書 局 版

1 9 3 6

自序

這本書是從英國的哈麥頓爵士(Sir J. A. Hammer-ton)所編的名著精要 (Outline of Great Books)選譯出來的。原書是摘取二百五十部世界名著之精華而成的；我所選譯的只是關於社會科學的一部分。

這本書有一最大的特點，就是，所用的文句並不是編者寫成的，而是引用原文的，換一句話說，是節約原書而成的。所以，讀者還能窺見原書之真面目，不過是簡約的。這與“名著解題”一類的書是完全不同的。

這樣的書有四種功用：第一，凡是沒有功夫讀原著的，從此書可以窺其大概；第二，凡中國還沒有譯本的，不識外國文的讀者，也可從此書得知那些名著底概要；第三，凡打算讀原著的，先讀此書，就可得知其要點，一方面既可引起他讀原著之興趣，另一方面又可幫助他對於原著之理解；第四，凡已讀過原著而已忘記的，可以用此書以複習。

我譯述時雖是很小心從事的，但錯誤在所難免，萬望大家指正。

柯柏年 三月六日

目 次

一	辯訴 柏拉圖	1
二	理想國 柏拉圖	13
三	饗宴 柏拉圖	33
四	倫理學 亞里斯多德	45
五	政治論 亞里斯多德	65
六	烏托邦 摩爾	83
七	霸術 馬基雅弗利	93
八	學問的前進 培根	105
九	戰爭與和平之權利 格洛秀斯	113
一〇	方法論 笛卡兒	131
一一	利維坦 霍布士	145
一二	倫理學 斯賓諾莎	159

一三	人類悟性論	洛克	169
一四	人類知識原理	柏克立	181
一五	社會契約論	盧梭	191
一六	道德與政治論文集	休謨	201
一七	國富論	亞當斯密	215
一八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	227
一九	實踐理性批判	康德	241
二〇	道德與立法之原理	邊沁	255
二一	人權論	佩因	271
二二	人口論	馬爾薩斯	285
二三	人類的職務	斐希德	299
二四	意志與觀念的世界	叔本華	309
二五	實證哲學	孔德	321
二六	功利主義	穆勒	339

柏 拉 圖

辯 訴

柏拉圖(Plato)的辯訴 (Apology) 是在蘇格拉底(Socrates)受審數年後發表的，敘述蘇格拉底被控誘壞雅典青年開審的情形。蘇格拉底不只是反對者對他有所誤解，就是信從者也大半對他不十分瞭然。雅典的資產階級以為蘇格拉底是要把他的學生們變成爲苛刻的批評家，驕傲的自滿的革命家。蘇格拉底所從事的雖是以破壞的批評爲主，但他不只是破壞還有建設的主張，要以之代替他所破壞的。他的死使他不能傳播他的主張。這篇辯訴對於蘇格拉底的最重要的主張都說及，使世人對於他能作正確的認識。

柏拉圖是古代的希臘大哲學家，生於紀元前四百二十七年，死於三百四十七年。他是唯心論哲學的大師。這篇辯訴已有中譯本，見柏拉圖五大對話集（國立編譯館出版）及柏拉圖對話集六種（尙志學會叢書）。

一、公訴狀與實在的控告理由

雅典人，控告我的人們所說的話，雖然頭頭是道，但沒有一句是實在的。最使我驚異的，是他警告諸君不要被我的極致的雄辯所欺騙；因為我是毫不善辯的，除非把說出真理就當做是雄辯。我只用日常的辭句，不加以修飾，不用預思而隨口說出。我年已七十，但這次的對簿法庭還是生平第一遭，對於打官司的技術是毫無經驗的。我所請求諸位的，是留心於我所說的話是否正當。

我要為自己辯護，應先答覆安尼托斯(Anytus)以前的以及後來的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話。這些人物雖是精巧的，但我對於下面這一種人更加駭怕——他們當你們在少年時代，就警告(不合事實的警告)你們不要上蘇格拉底的當，說蘇格拉底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物，不論天上的或地下的事物，都要論究，而且要把壞的說成好的。他們的攻擊是比較來得巧妙的，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如果是他們所說的那樣，你們一定以為他是不信神的了。我不能把這樣攻擊我的人物，一一指明出來，只能說其中有一個是喜劇作家；我不能對他們各個駁覆。但是，我一定要為自己作簡短的辯護。癥結何在，我想我是知道的；不過結果如何，那就要聽憑神意了。

這種攻擊的根據是什麼呢？麥勒托斯（Meletus）之攻擊我是以什麼為根據呢？‘蘇格拉底是一個惡人，他很忙碌，他窺探天上的和地下的事物底真相，並且教別人也跟他這樣做。’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所著的喜劇中的蘇格拉底的行爲就是這樣；這是你們所知的。我對於這種質問是不想回答什麼話的；但麥勒托斯不能用牠們來攻擊我，因為我與牠們是不相干的。你們之中，有許多是嘗聽過我的演講，但我的演講從沒有涉及那些題目。從這一件事，你們就可看出其餘的攻擊我的話是真是假的了。

又有人攻擊我授學收費；這也同樣是不實在的。哥爾期亞（Gorgias），普洛狄克斯（Prodicus），與喜庇亞（Hippias），往來於城市，招引青年們與他們談話，而收受青年們的修金；像他們這樣的能夠把智識授人，那是很好的。我又聽說有一個巴羅（Paros）人，名字叫做厄微那斯（Evenus）的，現在也是這樣做，收費五個‘密那’（Minæ）。具有這種寶貴的智識——假如他們實在是具有這種智識的——以之傳授他人，那一定是愉快的。我自己也想要這樣幹，可惜我並不具有智識。

你們或者要說，“那末，蘇格拉底，你的麻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假如你沒有什麼特異的行爲，這些謠言和毀

謗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把對於此事的解釋告訴你們。這是因為我好像具有某種智慧——完全不是和上面所說那些人物那樣超人的。我並不是驕傲而說這句話，但是根據特爾斐(Delphi)的神籤而說的。特爾斐告訴察勒芳(Chaerephon)——你們是認識這個人的——說：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智的。我自己是不知道我有智慧的；但神的話又是不會假的。那末，他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要找出他的意思，就去謁見一個以賢見知於世的人物，想要證明世上有一個比我更智的人。但是我發見出他毫不賢明，雖然他自以為智。我試以此告訴他，但他只是很生氣。我就得到這樣的結論：他自以為具有智識，我却沒有這樣的幻想，那末，在這一點我是比他智了。凡有賢名的人物，我都一個一個試過；使我成為一個很為人討厭的人，因為結果多是相同的。詩人、政治家、工藝家，都是這樣。工藝家對於他自己的那一種工藝是知道的，因此，他們就以為對於一切的事物都知道其一切的。

我繼續地利用每一機會來找出那些以賢聞而又自以為賢的人是不是實實在在賢的，並且指出他們並不賢。因為我暴露他人的無智，他人就說我有智；其實是不確的。而且，我因此而成為許多別的誣謗的對象。許多有地位的

青年嘗聽見過我的談論的，也學我的樣子，暴露別人的無識；人們也因此歸罪於我。說我是一個品性不善的人，教壞了青年。誣謗者爲要證我是一個壞人而且教壞青年，就說我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以及其他壞事，而以這些事來控告我了。

二、麥勒托斯的對訊

這就是我對於諸位早已聽到的那些攻擊的答覆。現在我要回駁麥勒托斯——良善的愛國的麥勒托斯——以及其他的後來的對我的攻擊了。他們說我是幹罪惡的事，使青年墮落，不敬本城所尊敬的神，而敬外地的惡魔。其實幹罪惡的事的不是我而是麥勒托斯，他視控告如兒戲，對於素不關心的事現在裝作極爲重視的樣子。麥勒托斯，請回答我。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使他們成爲盡可能的完善的人；你以爲這是極重要的嗎？

麥：當然的。

蘇：那末，告訴我們，使青年人成爲較完善的是誰，你當然是知道的。你爲何不說呢？你說是法律嗎？我所問的是‘誰？’

麥：審判者，所有的審判者。

蘇：換句話說，所有的雅典人——只是我除外；你的

意思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只有我一人使他們墮落？誠然，我的地位是不利的！但是，就別的動物來說，如以馬為例，能夠改良馬的，只有極少數的人。你的回答已表明出你對於教養青年這件事是從沒有注意過的。其次，請你告訴我，與良善的市民共處是不是勝於與不善的市民共處？一個人是要與善的市民共處的，因為不善的市民對於他是會損害他的。那末，我就不能特地製造不善的市民。我的朋友，世上是沒有人故意使自己受損的。假如我教壞他們，那一定不是故意的，你就應該勸告我教導我，不應使我上法庭；但你卻沒有勸告我教導我，却控告我！這且撇開不說，你是不是說我教青年們不信本城所信的神而信外方的神，因而使青年墮落？或者是教他們完全不信神呢？

麥：我說你是相信無神的。你說太陽是一塊石頭，而月是土。

蘇：妙極了，麥勒托斯，人人都知道亞拿薩哥拉（Anaxagoras）是持這個主張的。你只要出一個銀幣就可以買得那種智識啊！就你看來，我實在是不信神嗎？

麥：你毫不信神的。

蘇：那是不足信的！你一定是胡亂製造出這個謎來的；因為在你的控詞中是控告敬神的！不論是誰，他如信

關於人的事情，馬的事情，或器具的事情，他能不信有人，有馬，或有器具嗎？你公開的說我相信關於惡魔的事情，所以信奉惡魔；但是，惡魔也是神之一種，或者是神之子孫。所以你是不能以為我是不信神的。我對於控詞的答覆實在已是充分的了。假如我被判有罪，那並不是根據麥勒托斯的控詞，而是根據流行的誣謗。在我之先，已有善人因流行的誣謗而被判有罪，並且我一定也不是最後的一個因此被判有罪的人。

三、辯護

對於那有致死的危險的審判，我好像是應該覺得慚愧的。其實，在那些其實是有價值的行為中，生命的危險是不值得考慮的。假如是有考慮生命的必要，特洛(Troy)的英雄們都是壞人了。每一個人都應該站住於他自己的地位，置生死於不顧。當我在坡替第亞(Potidaea)從軍的時候，我不怕生死，盡我的職守；難道當神命令我執行一種行為的時候，我就會因怕死而不執行嗎？

死是善是惡，我是不知道的；雖然有許多人以爲他們知道死是惡的。但是，違背了人類的或神的威權，我知道是惡的。我不願幹那我已知其爲惡的事以避免那也許實在是善的事。假如你們現在以停止那些行為爲條件，而將

我釋放，我若再犯則處死刑，我就會這樣地回答道：“雅典人呀，我敬愛你們，但我與其服從你們，就不如服從神；當我尚能呼吸和有能力的時候，我是不停止哲學的追求的，也不停止和從前一樣地警告你們不要太顧錢財而不顧你們的靈魂的改善。這是神的命令。假如這樣說就算是教壞青年，那末我是教壞青年的。但如果有人說我所教人的不是這樣的話而是別的話，那末，他是胡說八道的。雖然要處若干的死刑，我還是要這樣教人的”。

不要低聲說話，請你們靜聽我說，因為對你們是有益的。假如你們處我死刑，那末你們損害自己是甚於損害我的，因為幹錯事是比那吃錯事的虧更來得壞的。我受神之命，從事於和蜚羅刺醒高貴的馬同樣的工作；你們要找到一個和我一樣的人物是不容易的。我從事於這種工作，對於自己是毫無利益的；我的貧困足以為證。

我這樣個別的干預人家，而不參與公衆的事務，這好像是很矛盾的。這是神或魔左右我的緣故——我對此早已說過，麥勒托斯在他的控詞中也已嘲弄及此的。實在說起來，如若我參預政治，我早已就死了。

但是我從沒有自居於教師的地位，也不以授學換得金錢。不論是誰，只要他想問我，他就可以向我發問，聽我所要說的說話。人家喜歡和我聚在一起，因為他們喜歡看

見那些自以爲賢的人物被暴露出並不賢。這種任務是神付託在我身上的；神在神籤、夢、以及神意的一切的形式，都以此任務付託於我。假如我是教壞青年的，爲什麼青年不反對我？他們的父親、兄弟、以及親族爲什麼不反對我？假如這種攻擊是實在的，我的周圍的人就有許多都應該出來反對我的；但他們反是都願意幫我的忙。

我爲自己辯護的就是這種話。別人在我這樣的情形，他會使他的子女家人到法庭來流淚懇求，以得法官的憐憫，但我雖有三個兒子，並不照他們那樣做；你們之中也許有的因此而忿怒。這並不是因爲我不尊敬諸位，而是因爲我以爲不合宜的。那樣子的把戲，好像死是極可怕的事；我以爲是可異的，而且被外方人看見，是辱着本城的面子的——雅典人是以高尙見聞於世，而我在某些方面是被視爲比一般人更高尙的。

我以爲不應該用懇求的手段來感動我們的審判者，而應該把事實告訴他們，說服他們；使他們能根據法律來下公正的判決，而不依好惡來下判決。被麥勒托斯控爲不信神的我，怎能叫你們破壞你們的誓言呢？如果我這樣做，就叫你們不信神了，豈不是自陷於麥勒托斯所控的不信神的罪名嗎？這事由你們和神們決定罷，我希望能得對於你們以及對於我自己都是最適當的判決。

四、判決之後

你們的判決我有罪，並沒有使我難過；這是有許多原因的，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完全預期到會被判有罪。使我覺得奇異的是，由極小的多數通過判我有罪。顯然地，假如麥勒托斯沒有得着別的幫助，是不會得到這使他不致受罰的幾票的。

他所定的刑是死刑，我也要定一種刑罰——假定做是我所應得的刑罰——以供諸位的選定。我對於普通人的事業和奢望，是完全置之不顧的，那是對於我或對於你們都不會有好處的。我以為對於每一個人都有益處的，是勸他先顧及其自己，怎樣使他達到自己的最善最智的地步，然後才顧其他的事務；對於本城也是這樣。我從事於這樣的工作，所應得的報酬，是把我當做大眾的恩人而供養於迎賓館（Prytaneum）。

你們也許以為這只是傲慢，其實並不是。我自己並不覺得曾對什麼人做過什麼錯事。時間不容許我作證明，我也不說我應得處罰若干的罰金，因而承認我是有罪的。我有什麼怕呢？麥勒托斯所定的死刑，我怕嗎？我對於死之為善為惡是不知道的。我會因要避去這尚不知其為善為惡的死而擇定那知其一定是惡的他種刑罰嗎？監禁，為十

一人的奴隸嗎？罰金，被禁於獄中，候我付清罰金才得出獄嗎？其實這與監禁是一樣的，因為我是付不出罰金的。放逐嗎？假如我的同胞容不得我，我怎能期望外方人容我呢？

你們或者要問道：你為什麼不能獲釋而以後不再開口呢？這是我所不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那是違背了神，而且使生命是不值得再活下去的；雖然你們是不相信我的。我可以付一個‘密那’的罰金。但是柏拉圖，克立托（Crito）和亞坡斐斗勒（Appollodorus）力勸我說三十‘密那’，他們願為擔保。我就提議三十‘密那’。

雅典人，你們的敵人會責備你們把智慧的人蘇格拉底處死的。然而，我已年老，你們要等我死也用不着等多少時候啊。我對那些判決我有罪的人說：我之被判有罪，並不是因為我的理由不充分，而是因為我不肯使用那些取悅諸位諂媚諸位但沒辱着我的方法。

但是，我對於那些判決將我開釋的真正的審判者，我也要乘我尚能說話的時候對你們說幾句話。我得告訴你們，那警戒我的精靈，並沒有阻擋我行我所行的路，其理由當然是因為我所做的是最善的，得神之佑的，死完全不是惡。因為假如死是完全失去知覺，如同無夢的酣睡一

樣，那是沒有什麼損失的；或者死是進入另一世界，已死的人所居的地方，舊時的英雄們、詩人們、賢人們，都在那裏。能夠和這些人談論，詢問他們；那是價值無限的啊！

你們對於死應懷希望，因為對於善人，不論在他生時或死時，都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損害他的。至於我呢，我確信死勝於生。所以，我對於那些置我於死的人，並不怨恨。現在，我走向死，你們走向生；但生的與死的究竟誰是比較好呢，那是只有神才知道。